

57X
26
47

群
書
要
卷
之
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列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
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

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
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
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
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
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
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

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
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
清朝塵黜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
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
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
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微發令野無
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

止不怨放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

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令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替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弟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

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
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同母興起津城門內
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
伎轉相迫促爲貴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
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
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贓錮弃世之徒
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爲

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
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憚
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
池廬觀閣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
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
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
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

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
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
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
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
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
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
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有外競治第
宅召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

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
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
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
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
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
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
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
居上司疾茲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

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醜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熹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

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節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志歎息旣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

至今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及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螫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令復

按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虫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謹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

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
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
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
見恠則修德諸侯見恠則修政惟陛下慎經
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
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
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
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

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
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
然歎曰穢惡滿朝委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
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
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

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
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
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
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
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
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
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
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

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居阿衡之
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
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
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
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
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
忍用時厲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

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
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
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
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
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
之者又非義也今王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

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
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
然震怒荆楊充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
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
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
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
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
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相偷生若魚

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
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
不免孥戮綱曰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
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
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
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
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

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
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起哀者不可勝
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
萬世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
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
中賜錢百萬

种嵩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擢嵩監太子
於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

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壞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以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覩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

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
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
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
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

寃之魂貪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
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寃宥生者戚
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
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
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闔樂於咸陽授趙高以
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
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
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

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
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
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
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
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
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肉熟四體驚竦
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
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

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
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且夕迫促
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
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
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
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
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

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
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
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
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
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
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
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

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
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劄三府曰臣
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
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
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
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
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

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
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
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
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
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
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
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
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

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
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
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
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而長沐茂
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
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
秩二等雲眾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

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
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
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
七閔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
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
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

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
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
其道則水旱爲并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
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
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賈之
異况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
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不

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
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
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
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
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
之尊神器之寶
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實客市買
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
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
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
人放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
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為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為司隸校
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
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
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
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
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

者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容星守羽林其占宮中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

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民不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威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

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
故虞舜外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
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
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
者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
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
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

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
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
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
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
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而虎成
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
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
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

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缺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官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許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須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攷殿勤延

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會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

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變
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
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
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
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
陣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
大守倚恃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
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
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
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鷲鷲而亨之將
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
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
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官者
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

對而以此恨勲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執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嘗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

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闔閭堅災
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
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
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
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
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

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
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
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
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
通經釋義其士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
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

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誓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

監戒可謂至切。覬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奸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堤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主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

又長水校尉趙珙屯騎校尉蓋外並叨時幸
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
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
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
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
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
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

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袁無使盡忠之吏受怨
新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
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
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鉞有隙球
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
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

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
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
一等與家屬鬻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
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其事其辭深切尚
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
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

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引至陛下身遭難
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
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
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
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
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
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

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爲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
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
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雕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
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歛整辦爲賢能以脩己

安民爲劣弱奉法修理爲不治鬣鉗之戮生
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備稅
之豺虎監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
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
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盡輕忽
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

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
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
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
之吏得成其化率土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
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雄之所言皆明達治體
而官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

莫不好忠正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
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所甚欲是
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
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
五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
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

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自枯旱以來彌

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天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

陸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炎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閔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旣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

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宋阿
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
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
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
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
今梁比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
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

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
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
厭塞外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可納用即
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
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即位爲太尉與梁冀
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

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是為質
帝冀忌帝聰惠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
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
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
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
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冀欲立之眾
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
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

之親東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
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
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
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
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
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
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
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

蘇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
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
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鉞詣闕通訴太后
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患乃更據奏前
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
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

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
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
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
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
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
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

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復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所一門官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士其爲乘盪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不可不慎哉書奏

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

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